

· 影 ·

The Shadow - Episode

引

我惊颤了一下。

崭新的世界，

不变的影。

挪移。

时光在倒流。

（刹那便是一生。）

清浦。

一叶纤云。

残星，
点缀着的凋零的梦。

枯黄。
风在窗外呼啸。
崖壁上的那一株松。

“散入春风满洛城。”
却也一样。俄而不及。
西陆蝉声唱。

浮光掠而影雾，
鸫鸟群以徙中。

星星点点的草屋，远处。零落的荒村。

无懈可击的一抔黄土。

残阳如血，
一缕孤痕。

灰褐的迷霭中，一肆无意的风吹过，空气顿时
灭绝在四角。

四下里没有一丝活气，只有远处的鸟喳喳叫了
几声。

“鏖——，” 一杓火光。

我睁开眼。

茂密的芦苇；斑斓
的雪国。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惊骇中的后退。
我暗暗叫苦。终还是忘记了伊。

因为该在那里等待着的终归会来。

我嘬嚅着，向着现实。

稽首。

绚烂的天空。

言叶

我。

我就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听说中美合拍的西游记开机了？那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所说的，就都基于这个假设好了。

在这个假设下，わたし死了。

一栅门；闭上就闭上吧。这倒不是什么要紧事。

“在厨房梁上吊死的，”鼠说。“羊男把我葬在车库旁边。”

高线程地传送着生命的活力。

.....

不多说了。

你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

有一天。他和我。

两个世界的相遇。

一些渺茫的梦。

他涅槃。不再回头。

我真的不知道吗？这可未必。一杯澄清的石灰水。

就像 MnO_2 与 KClO_3 的混合物一样确凿无疑。
在那四面楚歌的夜。

我没有什么可逃避的。直面现实。
所以我死了。

可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假作真时真亦假。
(惊人的巧合？)

你说，

真实地像一个梦

缚在一根一根的竹筒上

.....

也就如此混沌下去吧。

梦已经醒来，天亮就出发。

/*

（说到出发，我就想起了……）

算了直接

文体两开花

罢。

*/

不明

落照昏黄。

“抖音宜，抖音宜，抖音宜……”

混沌中，海鸥拥在滩上。

“辣鸡 dv，辣鸡 dv，辣鸡 dv……”

我加快了脚步。

“抖音宜——”

“辣鸡 dv——”

“大帅 C——”

“——”

嘶裂。

```
s = input().split()
print(int(s[0]) + int(s[1]))
```

已经没有 O2 优化的必要了，我想。逝去的已然逝去。

我坐在栈顶。

“真的吗？”一道黑影。“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就如同证明你没有开挂。”

“粉丝是我的亲人。开挂死全家。”

“还是那辆车。”

“没错。一切如旧。”

“那些峥嵘的幻想呢？”

“鬼畜重要的是节奏感。”

“这只竹鼠圆又大。”

“——导致芦苇开外挂。Je pardon vous quit.”

“上香。”

“Si.”

“你呢？”

“我？”

“Yes.”

“RNG 打假赛。Uzi 辣鸡。”

“是啊。”

“鬼刀一开看不见；回首掏——”

“——出机瞄 98K，一炮一个 ADC——”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就像那七月的流火。”

“狂童之狂也且。”

“坐上那自行船家去罢。”

“那可太谢谢您了。”

“对了——她死了。”

“她？”

“还能是谁？”

“我明白。只是确认一下。”

“但世上真有绝对的事情吗？”

“或许。”

难得的沉默。

“必须去？”

“Depend on yourself.”

“我不知道。那湾湖早已干涸。”

“别忘了那弯新月。”

“风住尘香花已尽。一场无形的故事。”

“散场了？”

“Lead on, Macduff.”

“我不想去。虽然我知道些什么。红尘中的镜。”

“你大可不必强求自己。”

“可我离不开那根稻草。”

一艘鳞次栉比的船。

“我该走了；时间不多了。”我敷衍道。

“开往地平线上的影？”

“算是吧。夜来幽梦。”

“祝你好运。”

“替我给她道声晚安。”

“No problem.”

“Merci beaucoup.”

“因为我们终将成雾。”

“在那干冷的烧杯内壁。”

“水波总是掀不起来。至多是块石子罢了。”

“你就安分于那日影罢。”

“I'll have a try. 再见。”

“再见。”

黑暗中的一转身。

“对了，”我若有所思。“你可知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导体电阻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我没再多说什么。

恍若隔世。

（一个时代落幕了。）

在世，未然。

昙

我和他坐在沙滩上。

细密的海浪泼洒在脚下。

令人发指的寂静的夜。月亮猥琐在云层之间。

支离破碎的色块。一丝腥膻的风。

候鸟在嗥叫。

“对不起，”我不无歉意地说道，“可我也无能为力。不管你喜欢与否，时间永远是在转动的。”

我站起身，漾出一丝微笑。

周围的法则依然存在。几缕挽留的执念。

再也不可能变回原来的模样。

捕捉到一点，无限延长。

形销迹灭。

我眨了眨眼。气态的影飘舞在空中。

横无际涯的夜；恣睢着的黯淡的光。
一切都已幻化，只有影中的人——
亘古不变。

（无助地落在北渚的紫坛上。）

孑然一身。

天净沙。

尾声

冷风呼啸着，灼烧着每一寸裸露的灵魂。
四面的风静了下来。
屋顶上，和煦的阳光。

如果这就是死，我想。

你却为何如此温柔？

默然；层叠的雪。

也许，……谁会知晓这里掩藏了什么，——
一层乳浊的雾下？

剜骨的痛。

不，我轻轻地闭上眼。你不能这样。

墨绿的天宇下，跨过了的这一步。

明明还有一瞬——

随了最后的一丝光亮。まるで、雪のように清
冷い。

昨天我用公孙离打的那把——你有点皮
啊

ペッパは笑顔で言った